

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发展模式

张海燕^a, 杜瑶瑶^b

(湖南师范大学 a. 商学院; b. 旅游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在乡村旅游扶贫对接的过程中, 贫困地区可能面临着在旅游资源禀赋受限情况下进行开发以及保障贫困人口作为主要受益者的两大挑战。以湖南省 302 个旅游扶贫重点村为研究对象, 利用 ArcGIS10.2 的空间分析工具、地理探测器以及矢量化后的湖南省数字高程图 (DEM) 对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 并综合理论研究成果梳理发展模式。结果表明: 1) 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 Moran's I 指数为 0.65, 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且集聚性特征显著; 2) 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分布并不均衡, 湘北平原地区和湘东山丘区为中低密度核心分布区, 湘南山丘区为双密度核心分布区, 湘西山地和湘西北山原山地区为多密度核心分布区; 3) 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是影响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异性的关键因素, 旅游人数和可支配收入的解释度较强, 而地形地貌和交通制约着基础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最后, 建议旅游扶贫过程中应考虑空间分异性影响下各个旅游重点扶贫村发展模式存有差别, 进一步识别正确的扶贫路径, 并巩固旅游扶贫成果。

关键词: 旅游扶贫; 空间分布特征; 发展模式; 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272(2019)04-0031-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旅游产业快速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 通过增加收入和劳动力需求, 旅游产业惠及更多的城乡贫困人口, 大大降低了贫困差距^[1]。湖南省地处我国中部, 受地形地貌、资源条件和人口素质等方面影响, 贫困人口较多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从研究视角来看, 国内外相关研究集中于对旅游扶贫的概念、对象、尺度和区域的识别与探究^[2-4]。国外较早围绕着旅游扶贫的概念, 旅游产业对地区减贫和贫困人口产生的效应等进行理论研究。在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下, 综合考虑到旅游扶贫的尺度区域, 个人、家庭、村庄、乡镇、县域及贫困片区的贫困表征不同、障碍因素不一, 识别其发展需求。从研究方法来看, 旅游扶贫调研中计量经济模型、问卷调查及访谈和民族志田野调查等在相关研究中均有所涉及, 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国内学者多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 综合计量经济模型对扶贫数据进行量化处理, 或依据各政府部门公开资料, 采用 DEA 模型测算旅游扶贫

效率^[5-7]。国外学者所采取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以及案例研究多基于大量定性数据进行开展, 但也有部分学者从面板数据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着手研究旅游业对地方减贫的影响^[8-10]。从研究内容来看, 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旅游扶贫的方式、社区参与、效率分析、路径机制的建立以及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11-13]。因地区的资源类型、文化背景不同, 旅游扶贫方式较为多元化, 其中涉及到自然旅游、遗产旅游、农业旅游、住宿业和社区参与等方面。另外, 可持续发展理论一直被国内外学者看作是旅游扶贫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内涵要义。但旅游业的发展是否能够真正的解决地方贫困问题, 使地区贫困人口得到普惠, 受到了东西方学者们的质疑。有学者认为旅游业能够减少地区贫困, 但最贫穷的人并没有像高收入水平的人们那样获得旅游业的潜在好处^[14-15]。因此, 对于旅游扶贫的多方面性开展深入研究, 显得十分必要。

综上所述, 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视角的侧重

收稿日期: 2019-04-0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武陵山民族地区精准产业扶贫绩效提升对策研究”(16YBX012)。

作者简介: 张海燕, 教授, 硕士, 硕士生导师; E-mail: zhy6948@163.com。

引文格式: 张海燕, 杜瑶瑶. 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发展模式 [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3(4): 31-37, 45.

点不同。其中国外学者对于旅游扶贫的理论研究是伴随着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批判阶段、可替代发展和后结构主义等思想流派不断演化更替，而国内对于不同尺度空间下旅游扶贫问题识别较深^[16]。由于贫困数据的较难获取，国内外测度旅游扶贫对地区的影响较多限于宏观经济层面，但近年来访谈、问卷调查和空间数据也逐渐使用以弥补微观上的不足。研究内容上，国内外学者关注于旅游扶贫中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的互动关系、如何保障贫困人口成为主要受益者以及旅游扶贫中的方法理论支撑。本研究根据国家发改委等7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中公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中湖南省302个旅游扶贫村为研究对象，运用了GIS技术中的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和统计学方法，对湖南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表达，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构建地域分异机制，并结合扶贫资料对旅游扶贫发展模式进行梳理，力求为湖南省精准扶贫提供合理性建议。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湖南省旅游扶贫现状

湖南省土地面积21.18万km²，下设13个地级市、1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结合有关资料发现，湖南省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41个县辖区域，多为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区、革命老区以及边境地区。这些贫困地区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生态环境易破坏，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运输能力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教育相对落后等。根据湖南省扶贫办的公开信息，截止至2017年2月13日湖南省扶贫信息系统中贫困人口数为679.9145万人，2014—2016年共实现脱贫351.8777万人。为实现可持续性旅游扶贫开展，保障贫困人口成为受益主体，湖南省扶贫攻坚工作需继续着力。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作为理论地理学的基本方法之一，符合“所有的事物都存在关系，但距离较近的事物比较远的事物更有关系”的Tobler地理学第一定律^[17]。从地理空间来看，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在湖南省属于点状要素分布，其分布类型包括均匀、随机和集聚三种。本研究借助ArcGIS10.2软件计算空间自相关的Moran's I指数对湖南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进行测度，以判断点坐标的空间集聚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text{Moran's } I = n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um_{i=1}^n \sum_{j=1}^n w_{ij} \sum_{j=1}^n (x_j - \bar{x})^2} \quad (1)$$

式中， x_i 、 x_j 分别为区域*i*、*j*中湖南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个数； \bar{x} 为均值； w_{ij} 为空间向量矩阵，以此定义区域单元空间关系； n 为湖南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样本总数。Moran's I指数在经过方差归一化后，其值介于[-1,1]。Moran's I大于0时，呈现空间正相关，其值越大空间集聚度越高；Moran's I小于0时，呈现负相关，其值越小空间更加离散化；Moran's I为0时，空间呈随机性。当*p*值小于0.05且通过显著性检验，*z*值大于临界值则呈显著聚集，反之区域分散。

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可以计算每个输出栅格像元周围点要素的密度^[18]。首先，ArcGIS10.2中的核密度估计工具可以对湖南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分布密度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结合湖南省数字高程地图(DEM)进行空间特征分析，核密度值越大，颜色就越深，则点的分布就越密集，计算公式为：

$$f_h(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2)$$

式中， $f_h(x)$ 为核密度函数； n 为样本容量，即旅游扶贫重点村数量，取值为302； $h > 0$ 为带宽，数值取决于*n*的大小，*n*越大，*h*取值越小； $x-x_i$ 是估计值*x*到样本 x_i 的距离。

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王劲峰等^[19]提出的用以探测*Y*的空间分异性以及影响因子*X*对于*Y*的空间分异性的解释度，其中*q*的值域为[0, 1]，越接近1表示影响因子*X*对于*Y*的空间分异性解释力越强，反之越弱，表达式为：

$$q = 1 - \frac{\sum_{h=1}^L N_h \sigma_h^2}{N \sigma^2} = 1 - \frac{SSW}{SST} \quad (3)$$

$$SSW = \sum_{h=1}^L N_h \sigma_h^2, \quad SST = N \sigma^2 \quad (4)$$

式中， $h=1,2,\dots,L$ 为因素分类数； N_h 和*N*分别为*h*和全区的单元数； σ_h^2 和 σ^2 分别是层*h*和全区的*Y*值的方差。*SSW*和*SST*分别为层内方差之和和全区总方差。

4. 数据来源

湖南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研究数据来源于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

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中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分省名单,其中第一批包括41个县104个村,第二批增加了198个村,共计41个县302个村。利用Google earth对302个村的坐标信息进行提取,结合ArcGIS 10.2的空间分析工具将以上旅游扶贫重点村以点数据形式叠加在矢量化的地图上,进行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以及空间DEM数据处理,得到湖南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深入了解各区域间旅游扶贫发展模式。为进一步探究湖南省各区域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将村落信息与行政区划进行空间匹配,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湖南省分区域旅游扶贫重点村[†]

地市名称	县(个)	村(个)	比重(%)	排位
长沙市	—	—	—	—
株洲市	2	12	3.97	8
湘潭市	—	—	—	—
衡阳市	—	—	—	—
邵阳市	8	59	19.54	3
岳阳市	1	9	2.98	9
常德市	1	6	1.99	10
张家界市	3	21	6.95	5
益阳市	1	9	2.98	9
郴州市	4	30	9.93	4
永州市	2	18	5.96	6
怀化市	10	63	20.86	1
娄底市	2	15	4.97	7
湘西州	7	60	19.87	2
总计	41	302	100	—

[†] 在湖南省发布的《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的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分省名单中并没有提及长沙、湘潭、衡阳三地区贫困县。

二、实证分析

(一) 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集聚特征

根据研究方法中所提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利用ArcGIS10.2的空间分析工具对湖南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进行测算分析。如下图1所示,其中Moran's *I*指数为0.65大于0,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表明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聚集性较为显著。Z值检验得分为3.23大于临界值2.58,则随机产生此聚类模式的可能性小于1%(图1)。因此,可以判断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具有集聚性特征。

(二) 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核密度分析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了解到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聚集性较强,本研究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将经过Google earth提取的旅游扶贫重点村

坐标校对投影坐标系后矢量化,借助ArcGIS10.2实现对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核密度估计,结果如下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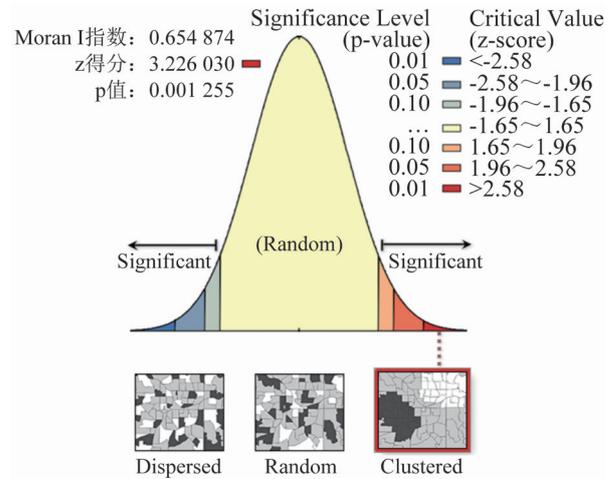


图1 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聚集分布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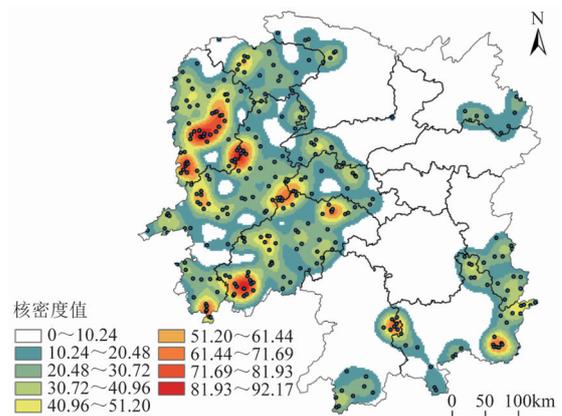


图2 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密度分布特征

根据核密度分析的结果,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分布集中在省域边界和西部地区,具体表现为湘北地区岳阳市内、湘东地区株洲市内、湘南地区郴州和永州市内、湘中地区和湘西地区的多数市内。

湘北地区岳阳市内旅游扶贫重点村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地区,其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数量和范围较小,密度核心分布均匀。从核密度值域来看,岳阳市东南部地区核密度值最高为(0.20~0.31个/km²),而最低为(0.10~0.20个/km²),显著低于全省其他地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核密度值。

湘东地区株洲市内旅游扶贫重点村主要集中在南部,其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数量和范围较前者有所增加,密度核心分布相对均匀,未出现高密度分布核心。从核密度值域来看,株洲市南部地区最高为(0.31~0.41个/km²),而最低为(0.10

~ 0.20 个 /km²), 持平于全省其他地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核密度值。

湘南地区郴州市和永州市内旅游扶贫重点村主要集中在两市南部和交界地区, 其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数量和范围较为集中, 分别形成两大密度分布核心和四个小型分布片区。从核密度值域来看, 郴州市东南部地区以及与永州市交界地区所形成的两大密度分布核心值均达到最高 (0.61 ~ 0.72 个 /km²), 而最低为 (0.10 ~ 0.20 个 /km²), 集中在郴州市和永州市南部, 呈现双核心分布不均衡状态。

从整体来看, 湘中地区的邵阳市和娄底市以及湘西地区的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的旅游扶贫重点村集中分布在湖南省西部地区, 并形成一个复杂的多密度核心分布区。从核密度值域来看, 邵阳市在东、北和西三个方位上呈现

核密度值为 (0.61 ~ 0.72 个 /km²) 和 (0.82 ~ 0.92 个 /km²) 的多核心分布格局; 湘西州和怀化市交界地区形成新的核密度峰值点 (0.82 ~ 0.92 个 /km²); 湘西州的腹部地区则表现为大范围、高密度值的核心分布特征。

(三) 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主导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探究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异性成因, 本研究在对 2014—2016 年各县域脱贫人口状况的基础上, 利用地理探测器和 ArcGIS10.2 对影响各县域脱贫比率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判断。

1. 各县域脱贫比率分析

根据湖南省扶贫办公室公布的 2014—2016 年扶贫数据, 得到全省 41 个县域的脱贫人口占贫困人口比率 (以下简称“脱贫比率”), 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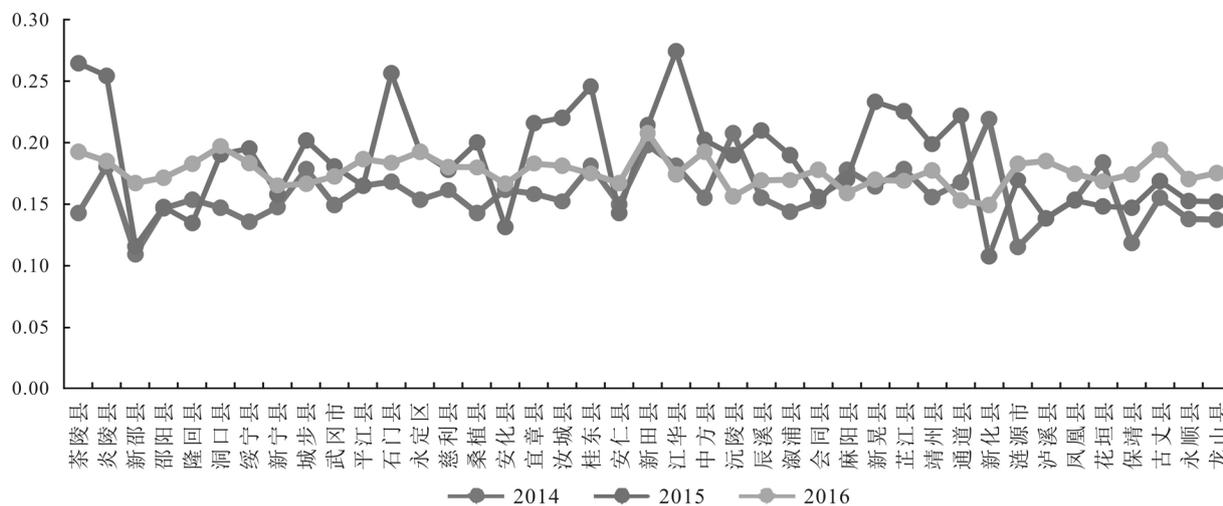


图3 湖南省脱贫人口比率

总体来看, 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脱贫比率稳定在 0.1 ~ 0.2, 呈现连续性波动, 邻近地区的脱贫比率差距显著。从时间上看, 各县域 2014 年的脱贫比率偏低且更接近 0.1, 而 2015 年的脱贫比率呈现波动增长, 相比较 2016 年的脱贫比率则稳定于较高水平, 整体呈现“较平稳—波动—平稳”的变化趋势。从空间上看, 结合表 1 可以发现各县域脱贫比率的差异较大, 且与行政区域划分的联系不显著, 但随时间变化各县域间差异趋于缓和。在前期扶贫工作开展中, 投入的政策、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尚未凸显, 各县域的脱贫人口数有限。当扶贫工作继续推进, 各县域脱贫成果显现, 脱贫人口增长方向呈差异化。最后, 根据各县域的扶贫工作反馈, 各县域脱贫策略有所倾斜, 逐步达到区域内外脱贫状态的平衡点。

2. 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考虑到各县域旅游扶贫的时空分异性, 本研究借鉴龙祖坤等^[20]对旅游扶贫成因的研究, 选取旅游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用以衡量各县域旅游业发展规模, 将全县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描绘各县域经济发展状况, 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表示各县域基础产业贡献, 结合 stata12.0 的聚类分析和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以厘清旅游扶贫中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如表 2 所示, 旅游人数随着时间演化对各县域脱贫比率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增强, 但旅游综合收入则略有下降, 说明旅游产业规模伴随游客人数的涌入进一步扩大, 依据产业经济学原理其旅游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凸显, 有可能会削弱地区间的部分差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农民可支配收入呈现“V”字型波动，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现为对各县域脱贫空间分异的解释度高于初始水平，而农林渔牧业增加值和农民可支配收入对各县域脱贫空间分异的解释度不足，表明扶贫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有可能重新塑造各县域脱贫的空间分布格局，而基础产业和农民收入在扶贫中的多为辅助调节作用。

表2 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因子探测结果[†]

变量	时间	旅游人数	旅游综合收入	农林牧渔业	人均可支配	农民可支配
脱贫比率	2014	0.116	0.156	0.264	0.179	0.258
	2015	0.237	0.153	0.034	0.059	0.034
	2016	0.311	0.109	0.047	0.294	0.141

† 数值均为地理探测器的q值。

3. 自然环境影响因素

由于地理环境中的地形地貌、气候以及道路交通等条件影响着旅游扶贫地区的基础产业、加工业和服务产业的开展，本研究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ArcGIS10.2 刻画旅游扶贫进程中的自然环境因素。如图4所示，从地形地貌来看，湖南省的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山丘隆起，北部平原分布，为朝北开口的不对称马蹄形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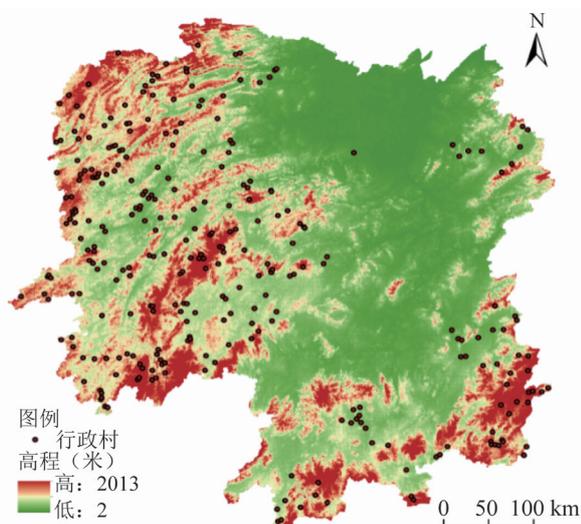


图4 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地形分布特征

邵阳市、怀化市和湘西州位于湖南省西面，属于湘西山地地区，沅江和资水流经沅麻谷地、雪峰山和云贵高原的东部边缘部分汇入洞庭湖，适合开展林业和瓜果种植。在交通方面，邵阳市建有武岗机场、邵东机场并在新邵县境内设邵阳北站，而怀化市建有芷江机场和怀化南站、溆浦南站、芷江站、新晃西站、麻阳西站、安江东站

等六大高铁站，相比较下湘西州仅拥有里耶机场，其高铁项目并未正式落地。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且交通基础建设和通讯信号较差，可进入性不足则会降低游客体验。

张家界市和常德市西部属于湘西北山原山地区，处于云贵高原与湘、鄂、渝三省交汇地带，内有武陵山脉斜穿其境，澧水蜿蜒东流，地形地貌变化丰富，少数民族特色浓郁，具备良好的山地旅游开发条件；郴州市和永州市属于湘南山丘区，区内南岭山地和罗霄山脉延绵横亘，海拔较高，内有湘江支流网罗分布，适合发展农牧产品，宜于生态旅游开展。从通达性来看，张家界市的旅游交通设施较为完善，而常德市、郴州市和永州市机场、火车站和高铁站等站点之间的接驳并不通畅，效率偏低。

岳阳市属于湘北平原区，地势低平，属于东洞庭湖区，人文旅游资源丰富；株洲市属于湘东山丘区，为衔接东西，贯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处于“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圈，经济增长较快，适合创新性旅游发展。岳阳市和株洲市的经济基础和交通建设较好，但对于以山地为主的平江县、茶陵县和炎陵县，其下辖乡镇较多且分散，依靠国家政策资金扶持近年来才通公路，基础设施不完善。

(四) 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政策实施与模式

通过对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相关性和核密度分析，发现旅游扶贫重点村在空间上并非呈均质化的分布，而是在不同地区形成单核或多核集聚状态。针对以上情况将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划分为湘北地区岳阳市东北部、湘东地区株洲市南部、湘南地区郴州市及永州市、湘中地区邵阳市及娄底市以及湘西地区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等五大片区，并结合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新华社、人民日报和红网发布的旅游扶贫资料，对全省范围内的扶贫政策措施与模式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

1. 因地制宜发展旅游扶贫

在全省41个贫困县中有11个被评为“湖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其基本上都拥有4A级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者国家级森林公园等，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而旅游资源品级不高的县域则竞争力略显不足。炎陵县针对自身山区县的情况，经过考察后认为应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一带八基地”特色农业，即生态休闲农业风光带以及特色水果、有机茶叶、无公害蔬菜、笋竹、油茶、酃县白鹅、花卉苗木、药材，

表3 湖南省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特征与发展模式

片区	地理环境特征	社会经济特征	区域模式创新	代表县域
湘北地区岳阳市东北部	山地丘陵区, 土壤瘠薄, 春温多雨、寒流频繁, 降水集中	革命老区, 湘赣边界, 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	“1+6+N”旅发委运行模式	平江县
湘东地区株洲市南部	山地为主, 丘陵次之, 资源贫乏, 冷空气易进难出, 灾害性天气较多	革命老区, 湘赣边界, 耕地较少, 交通不便, 物流成本和价格水平偏高	“一带八基地”特色农业模式	茶陵县、炎陵县
湘南地区郴州市及永州市	山地丘陵区, 海拔较高, 土壤瘠薄, 气候条件较为适宜	革命老区, 湘、粤、赣三省交界处, 少数民族区, 交通相对闭塞	“生态旅游+特色电商”模式	汝城县、桂东县及安仁县等
湘中地区邵阳市及娄底市	山地丘陵约占2/3, 地势险峻, 海拔较高, 作物生长期长	革命老区, 经济发展滞后, 下辖区面积较大并且贫困人口分散	“易地搬迁+特色产业”模式	邵阳县、隆回县及城步县等
湘西地区张家界市、湘西州及怀化市	系武陵、雪峰山脉, 地域偏僻, 森林覆盖率高, 但耕地面积较少, 气候易失调	跨省交界边缘地区, 发展滞后, 属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生态脆弱区, 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旅游+培训+扶贫车间”模式	桑植县、泸溪县及凤凰县等

形成“产业+品牌+电商+产品”的发展模式。截止2018年8月, 炎陵县凭借着从2014—2017年累计脱贫6 658户共计22 901人, 贫困发生率为0.58%, 顺利经过国家专项评估检查和省政府的批复, 实现“脱贫摘帽”。

2. 景区品牌打响旅游扶贫

随着乡村旅游市场的发育成熟, 地区间旅游产业的竞争凸显, 城步县抓住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契机, 按照“决策围绕生态定、产业围绕生态做、百姓围绕生态富”的思路, 精心做好生态旅游, 大力发展生态林业和生态农业; 同样, 石牛寨玻璃桥为平江县引来旅游爆点, 促进了“就业扶贫”有效开展, 并形成“旅游+农产品”“旅游+民宿”以及“旅游+快消品”等延伸的供应产业链; 相比较溆浦县则依托雪峰山旅游开发优势, 成立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让村民参与到年底分红, 走“党建+互联网+市场+农户”和“电商平台+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网店”发展路径, 在打响旅游品牌的同时, 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由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存有差别, 旅游扶贫经验不能照搬照抄, 结合自身实际形成旅游品牌特色化发展十分重要。

3. 产业融合巩固旅游扶贫

国家和政府部门扶贫过程中, 最为担心的除了“脱贫”, 还有“返贫”。如何避免脱贫人员再返贫, 产业融合被认为是有效路径。纵观产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 旅游产业被认定战略支柱来发展, 则可能会导致农民经济收入的稳定性不高, 返贫率增高。作为一个地处偏僻的“老、山、边、穷”地区, 桂东县依托旅游产业发展种植业, 坚持“产业主导、全面发展”的总战略, 兼顾茶叶、蔬菜、油茶、中草药、稻田和养鱼等多方面发展。旅游产业是地方扶贫的形象窗口, 但更关键的是如何将优势资源整合, 适宜发展农业、种植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基础产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包括302个旅游扶贫村)为研究对象, 运用了GIS技术中的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 对于湖南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集聚性和密度分布进行测算, 结合地理探测器和湖南省空间数字高程图(DEM)探究其空间分异性的主导因素, 综合以往研究成果, 梳理旅游扶贫发展模式。

从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来看, 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Moran's *I*指数为0.65, 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并通过显著性检验。经过核密度分析发现: 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并不均衡, 主要形成以湘北地区岳阳市东南部和湘东地区株洲市南部的中低密度核心分布区, 以湘南地区郴州市和永州市为主的双密度核心分布区及以湘西地区和湘中地区为主的多密度核心分布区。

综上, 湖南省西部以及南部地区的旅游扶贫重点村分布较为密集, 形成大范围连片区域, 村落点的空间关联性较强, 利于土地集约化发展。

从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主导影响因素来看, 2014—2016年湖南省的脱贫比率呈现连续性波动增长, 探究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发现: 旅游扶贫过程中规模效应和经济外部性较为凸显, 两者实现内部增长同时, 弥补了地区间差异; 可支配收入对于地区脱贫的影响较大但不稳定; 农林牧渔业等基础产业在扶贫中具有辅助调节作用; 以山地、丘陵和高原为主的地区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最为广泛; 交通不便制约着地区基础产业、加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从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发展模式选择来看, 结合文中对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区域划分, 匹配相应的扶贫措施与模式: 一是针对旅游资源品级的不同, 各县域应整合自身优势资源, 因地

制宜发展旅游业、生态农业以及其他特色产业；二是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大部分都位于偏远地区，交通相对闭塞，应树立鲜明的品牌形象，依托旅游开启经济贸易窗口；三是明晰旅游产业的经济收入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显然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实现旅游业与地区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十分必要，避免脱贫人口再返贫。

（二）建议

从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出发，了解到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这或许与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究其原因在于旅游扶贫重点村的选择多由国家经地方上报并核实情况确定的。这些地区具有相同的特征如长期受地形地貌、基础设施和人口素质等多方面的影响，经济发展滞后。经对湖南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的空间分布特征、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以及扶贫模式分析后，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旅游扶贫模式应匹配发展情况，同一空间下各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存，合理调控行政区划问题，靠近风景名胜区的应依托其品牌效应谋求共存，自身资源基础较好的应打造特色旅游形象，而资源品级一般的应实现产业与旅游创新性发展。第二，旅游扶贫应精准有序开展，如湖南省在许多地区都设有“扶贫车间”以及“一村一企”帮扶项目，为实现地区脱贫提供了有效助力，但有些地区急于设定脱贫目标，则会导致地区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出现“盲目”投资，返贫危机出现。审时度势，量力而行，稳扎稳打才是攻克扶贫的要点。第三，旅游扶贫要政府、农民和公司等多方面利益主体共同参与，政府是地区旅游扶贫开展的重要引导，是监督旅游扶贫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是实现旅游扶贫资金合理安排的重要推手，应妥善处理“扶富不扶贫”现象。

参考文献：

- [1] NJOYA E T, SEETARAM N. Tourism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kenya: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8,57(4):513-524.
- [2] FUN F S, CHIUN L M, SONGAN P, et al. The impact of local communities' involvement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in rural area, Sarawak. The moderating impact of self-efficacy[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144(5):60-65.
- [3] 孙鑫,汪侠,刘丹丽,等. 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主题对比——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7,33(11):1396-1402.
- [4] 孟秋莉. 贫困人口视角下的旅游扶贫经济效应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8,34(14):107-111.
- [5] 王耀斌,杨玲,刘秋霞,等.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象识别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扎尕那村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34(11):1582-1586.
- [6] 王兆峰,向秋霜. 基于 MOA 模型的武陵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4(6):94-102.
- [7] 耿长伟,段正梁,曾美艳. 基于 DEA 模型的六盘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研究[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2(1):57-64.
- [8] NISBETT, MELISSA. Empowering the empowered? Slum tourism and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poverty[J]. Geoforum, 2017(85):37-45.
- [9] AB. HADI M Y, RODDIN R, RAZZAQ A R A, et al. Poverty eradication through vocational education (Tourism) among indigenous peopl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Pro-poor tourism Approach (PPT)[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3(93):1840-1844.
- [10] MUTANA S, MUKWADA G. Mountain-route tourism and sustainability.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nd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18(24):59-65.
- [11] 朱万春.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基于生态足迹法的旅游扶贫与精准识别研究[J]. 生态经济, 2018,34(07):104-109.
- [12] 徐莉,马阳,孙艳. 旅游扶贫背景下民族社区治理的多元权力结构探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39(10):198-202.
- [13] 林明水,林金煌,王开泳,等. 基于 RM 的福建省旅游扶贫重点村生态脆弱性风险评价[J]. 地理研究, 2018,37(12):2517-2527.
- [14] 陈彦光. 基于 Moran 统计量的空间自相关理论发展和方法改进[J]. 地理研究, 2009,28(6):1449-1463.
- [15] 林丹,李丹.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机制研究[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2(1):50-56.
- [16] 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等. 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2015,30(1):26-32.
- [17] 徐涵,方叶林. 旅游扶贫重点村空间分布及产业特征——以安徽省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34(11):1587-1592.
- [18] 王铁,郇鹏飞. 山东省国家级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6,36(11):161-168.
- [19] 王劲峰,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72(1):116-134.
- [20] 龙祖坤,杜倩文,周婷. 武陵山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J]. 经济地理, 2015,35(10):210-217.

[本文编校：罗 列]

(下转第 45 页)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Behavior: A Case of Guizhou Province

MA Ying, WANG Lihu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5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Guizhou province has a large number of poor people, with deep poverty and wide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poverty alleviation situ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behavior, using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it starts from four aspects: tourism subject, tourism activity invest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and regional benefit, explor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financial allocation and the four main bod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correlation degree between financial allocation of Guizhou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related indicator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in tourism is ranked from large to small as regional benefit>tourism subject>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tourism activity input;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allocation has the “sticky rope paper effect”, and the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the problem of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regional benefits tha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Guizhou province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tourism subject to maintain a high and stable state and significantly cultivated and strengthened the tourism market subject.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government’s fiscal allocation needs to be scientifically determined, and the use and efficiency of local transfer payment needs to be tracked and supervised.

Keywords: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government action; Guizhou province

（上接第 37 页）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Key Villages with Pro-poor Tourism in Hunan Province

ZHANG Haiyan^a, DU Yaoyao^b

(a. College of Business; b.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oor areas may face two major challenges, such as develop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mited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oor are the main beneficiaries. Taking 302 key village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spatial analysis tools of ArcGIS10.2, geographical detectors and vectorization of Hunan Digital elevation map (DEM) to measu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villages with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ynthesiz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o sort out its development model. 1)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ran index of the key village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s 0.65, which presents a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ignificant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2) The distribution of key village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rovince is not balanced, the Northern plain and the Eastern mountainous in Hunan are medium and low density core distribution, and the Southern Hunan mountainous area is a dual-density core distributio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western and northwest in Hunan are multi-density core distribution area. 3)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villag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degree of tourism number and disposable income is stronger, while the topography, geomorphology and traffic seriously is strangling its basic industries and tourism.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ourism key anti-poverty villa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key is to identify the correct poverty alleviation path and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pro-poor tourism;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model; Hunan province